

# 維特根斯坦 為甚麼是禁慾主義者？

● 還學文

Wilhelm Baum (ed.): *Ludwig Wittgenstein Geheime Tagbücher 1914–1916* (Vienna, 1991).

## 沉默之謎

《邏輯哲學論》是開創一個哲學時代，奠定維特根斯坦哲學史地位的大著作。在前言中維特根斯坦宣佈：哲學問題「基本上最後解決了」。讀到全書結尾，人們得到的答案卻是「對於不能說的，就應該沉默」。在為《邏輯哲學論》作的「導論」中，羅素也感到「使人困惑」，因為「維特根斯坦先生終於還是說出了一大堆不能說的東西」。維特根斯坦卻認為問題明確而合乎邏輯：「即使所有的科學問題都已經得到了解答，人生的問題仍然沒有觸及到。然而再沒有其他問題了，而這就是答案。」<sup>①</sup>答案是沉默。《邏輯哲學論》邏輯地導向神秘主義。

這位要求嚴格而邏輯地思考世界的哲學家會充滿激情地伸說，他「希望成為完美」。芬德利 (J.N. Findlay)，維特根斯坦在劍橋的一個學生，這樣描述1930年他見維特根斯坦的印象<sup>②</sup>：四十歲的年紀看起來卻像二十歲的青年人，虔誠而充滿敬畏的神情，呈現出一種非人間的聖潔，浸淫着古希臘的美德。在一間以空曠的素樸顯示其莊嚴與完美的禁慾者的房間中，四周是他仰慕的哲學聖賢。像他們一樣，他也是那樣遙遠而不可親近，……他使你聯想起錫安山上的耶穌：「你們應當努力成為完善，像你們在天的父一般。」然而正像許多傳記與回憶記載的，維特根斯坦還是一個敏感抑鬱、性格乖僻的人，對他人像對自己一樣，嚴厲而不寬容。

然而，古希臘的優美、聖者的莊嚴、還有禁慾主義者的嚴峻，謎一樣地籠罩着作為哲學家 and 個人的維特根斯坦。

古希臘的優美、聖者的莊嚴、還有禁慾主義者的嚴峻，謎一樣地籠罩着作為哲學家 and 個人的維特根斯坦。

## 解謎之一—— 維特根斯坦的秘密日記

80年代中期，哲學系學生鮑姆 (Wilhelm Baum) 偶然在賴特 (G. H. von Wright) 一篇文章的注釋中發現維特根斯坦1914至1916年間一則日記片段的摘錄，然而他翻遍了所有公開發表的維特根斯坦文獻都沒有找到它的出處。幾經周折，他終於在圖賓根維特根斯坦檔案館中找到了載有這則文字的手稿，經編輯整理後，出版了這本維

原始的野性生命衝動與冰冷的邏輯思維經常在維特根斯坦心中角逐。從他的性格與著作裏，我們不難看到二者的糾纏。



特根斯坦秘密日記。

這些日記維特根斯坦原要銷毀，但不意留了下來。日記手稿的每一頁都由一條直線分成兩部分，右邊是《邏輯哲學論》的寫作筆記，左邊是私人日記，用代碼寫成，但不難解讀。右邊那一半在維特根斯坦逝世後十年(1961年)出版，即《1914-1916年筆記》，關於維特根斯坦在奧地利前線的炮火中思考和撰寫《邏輯哲學論》的故事也因此眾所周知。而左邊的一半則對公眾封鎖至今。一般讀者，甚至著名維特根斯坦研究者、美國哲學家馬爾康姆(N. Malcolm)在為美國《哲學百科全書》撰寫的「維特根斯坦及其哲學」詞條中都相信維特根斯坦這一期間的筆記「在1961年用英譯文對照出版了」。而維特根斯坦手稿管理人賴特、李斯(Rhees)等人卻屢次擅自引用維特根斯坦未發表的手稿。德國的報章評論稱這一資料封鎖是出版界的醜聞。

賴特1955年在〈維特根斯坦傳略〉提到這部分用代碼寫的筆記，但他認為，「它們似乎屬於個人性質，斷言它們對於公眾有意義還為時過早」。賴特顯然沒有、或者不能否認，這些文字具有公眾的意義。實際的考慮恐怕是那些「似乎屬於個人性質」的文字記載了維特根斯坦生命中或者令人遺憾而尷尬的一面，他們怕公開出來會有損哲學家的形象，例如維特根斯坦關於他個人同性戀的記載。巴特利(W.W. Bartley) 1983年在其德文著作《維特根斯坦生平》(Wittgenstein Ein Leben)中曾經危言聳聽地提出過這個問題。

新近(1990年)出版的維特根斯坦傳記《維特根斯坦——天才的本分》(Wittgenstein—The Duty of Genius)也大量引用了鮑姆的維特根斯坦秘密日記。該書注意探索維特根斯坦複雜的內心生活和心理性格，並力圖發現它們與其哲學思想之間的聯繫，而且在對一位天才思想家的充分肯定與公允地面對他生活中的陰影這樣極端困難的兩極之間，向讀者傳達了一種充滿理解和睿智的平衡。作者蒙克(R. Monk)引證材料指出維特根斯坦有相當一段時間與平森特(D. Pinsent, 《邏輯哲學論》一書就是題獻給他的)、斯金納(F. Skinner)、理查德(B. Richard)保持了密切的同性戀關係。根據記載，1938年重回劍橋之後，他搬入斯金納的住所，在那裏與斯金納同居了一年多。他認為，性對維特根斯坦這位哲學上的神子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困惑。

## 解謎之二—— 《邏輯哲學論》作為一種逃避

維特根斯坦的秘密日記與他的1914至1916年哲學筆記出於同一時期，對兩者的比較研究應能為了解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中神秘的沉默提供某些說明。在此我們只能就片段的線索作一些簡短提示。

《邏輯哲學論》命題6一直在討論可說的——邏輯學、數學和自然科學(6.1–6.3)，命題6.4忽而轉向倫理學討論。而這一討論的結論卻是，倫理學問題是不可說的：凡不能解答者必不能提問，因此謎是

不存在的：人生問題沒有答案，因此它的解答就是問題的消失。即維特根斯坦在說不可說的東西。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明確意識到的人生困境與倫理學思考嚴重地困擾著作者，於是在理性上他試圖通過否認問題來取消問題，從而得到解脫。顯然這是困難的，於是他宣佈沉默，「對不可說的，必須沉默」(命題7)。

《邏輯哲學論》是嚴格邏輯性的典範。1918年在荷蘭會面討論《邏輯哲學論》手稿時，羅素指着「對不可說的，必須沉默」這句話問維特根斯坦：「您想的是邏輯，還是您的罪惡？」「像一隻處於不安的沉默中的困獸，二者兼有。」他說完就奔出了房間。在《邏輯哲學論》中嚴格約簡的理論風格與以高度邏輯明確性表達的神秘主義之間存在着某種對應，似乎要以嚴峻的邏輯驅趕野性的生命衝動，用沉默抑制騷動。

聽從弗雷格的建議，青年維特根斯坦1912年到劍橋從師羅素，研究數學邏輯。在劍橋的兩年間，他一直深深地為死亡所困擾。他對好友平森特說，幾年來他幾乎沒有一天不想到自殺，研究哲學對他無疑是一種解脫：然而想到他的哲學也許毫無價值，又很苦惱。1913年他跑到挪威鄉間過了一年隱居生活，期間他寫信給羅素：「我的生活充滿着極其可厭而無聊的思想與行為（這不是誇張），……假如我連人也不是，我怎麼能做一個邏輯學家呢！」當兵上前線，是又一次的尋求解脫，通過死亡求得解脫，比自殺壯麗而體面的解脫。1916年5月初的一則日記中寫道：「也許接近

倫理學問題是不可說的：凡不能解答者必不能提問，因此謎是不存在的；人生問題沒有答案，因此它的解答就是問題的消失。

禁慾主義驅使維特根斯坦成為知識分子的聖者，即以高尚的社會行為作為自我懲罰。然而這種自虐狂式的嚴格進取常常不是建設性的。

死亡能帶來生命的光明，願上帝光照我。」《邏輯哲學論》就是成書於維特根斯坦沉溺於強烈的罪感和糾纏於自我毀滅思想的時期。1916年的一則日記(3月29日)中，他絕望地呻吟，「我的靈魂已經綑縮」，祈禱「上帝照耀我，上帝給我靈魂」。繼之他又痛苦地抗議，「但這(指死亡的意願)不是我的，而是你的意旨的顯現」。是甚麼如此折磨維特根斯坦的心靈？在劍橋期間他就與平森特有同性戀關係，是否這就是使他深感痛苦的「可厭而無聊的思想與行為」呢？日記中維特根斯坦感嘆：在炮火連天中他感到一種「完美的非性(vollkommen asexuell)的淨化」，換句話說，在戰爭中他體驗到沒有性困擾的超脫。

### 解謎之三—— 維特根斯坦的性格背謬

維特根斯坦生活刻意地簡樸，個性嚴肅，無論是對抗陳俗，還是鞭笞自我都要求堅決而徹底，他提出，「要使『不朽』這個觀念獲得一種意義，就要使人們感到自己負有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不能用死來解脫」。他一生抱着這種嚴肅的責任感，要求自己嚴格準確地表達思想，嚴厲地追問這些思想的真實性與價值，當對自己的思想產生懷疑時，他甚至拷問自己是否應該繼續活下去。正是這種嚴肅的責任感使維特根斯坦的天才能夠貢獻給這個世紀以偉大的哲學，對此，我們後人應當深懷感激之情。

另一方面，怪僻的個人行為卻

透露出維特根斯坦禁慾主義的病態，即把全部生活視為罪與罰。這種禁慾主義驅使維特根斯坦成為知識分子的聖者，即以高尚的社會行為作為自我懲罰。然而這種自虐狂式的嚴格進取常常不是建設性的。這就是為甚麼他的嚴肅常常表現為不寬容甚至乖僻的原因。

馬爾康姆的維特根斯坦傳記中談到，維特根斯坦非常恐懼自己的著述會意外地失毀，但有時又會表示，他不怕自己的著作毀於一旦，只要他追隨者的著作也隨之一起毀掉。維特根斯坦耿耿於懷石里克在文章中引用了他的思想，認為這是剽竊，儘管石里克的文章對此作了說明。對比師羅素，人們發現明顯的區別。羅素經常在闡述別人時發展出自己的觀點，但他並不熱心強調自己的創造，反而常常謙虛而慷慨地承認自己接受了別人的影響，他的傳記作者因此抱怨這給分析他的思想發展帶來很大困難。羅素是在清教徒的傳統中成長的，儘管思想上有強烈的自由主義傾向，在生活上仍然保持着濃厚的禁慾主義觀念。劍橋自由的精神生活使他感到十分快樂，但以受苦為己任的他覺得過分愉快是一種罪惡，於是青年羅素決定每天做一件事使自己痛苦。他的嚴厲在於律己。相比之下，維特根斯坦固然是偉大的哲學家，卻難稱偉大的心靈。在對他人的苛求中，難道不正顯示了那潛在的誇張的自我嗎？

著名英國哲學家摩爾有一段時間中風，摩爾夫人嚴格執行醫生的囑咐，禁止人們與他長時間談話。維特根斯坦對此十分光火，認為摩

爾不應當讓太太管着，要是真的因疲勞激動中風而死，那很好，那是死得其所，死於職守。我想常人是無法苟同他的。乖張並不因為出於大人物就無傷大雅、就成為美德，它絕不是偉大者偉大的標記。

在倫理學會的一次討論中馬爾康姆提出，維特根斯坦對摩爾某篇文章的批評忽略了作者的某些觀點，因此他不認為這一批評是公正的。不料維特根斯坦當眾指責馬爾康姆：「如果你畢竟還懂一點事的話，就應該知道，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不公平。」馬爾康姆是維特根斯坦的學生和好友，對他一向有着深厚的理解。即使如此，他仍明白地察覺到，「對於聲譽的考慮在他的性格中肯定不是無關緊要的，而且像在剛才講到的那些事情裏，這種考慮甚至很強烈。另一方面，維特根斯坦有意過着不顯眼的生活，阻擋一切使他成為名人或者出頭露面的企圖，不然的話，他是肯定會成為這種人的。」維特根斯坦嚴格的禁慾主義和對高尚的孜孜以求，多少是出於對自己的約束與懲罰，因此人們對他的弱點不應視而不見。應該獲得充分諒解的是，維特根斯坦試圖以嚴厲的禁慾主義努力超越自己。即使銷毀了密寫的日記，維特根斯坦也無由受到責備。但是掩飾真實的維特根斯坦，甚至粉飾他的弱點，卻一定是傳記者的失職。

維特根斯坦一生都處於與自我的矛盾與掙扎之中，一直在不斷地以各種方式尋求解脫。當兵上前線，埋頭哲學，到修道院當花匠，去挪威和愛爾蘭鄉村過「沒有朋友，沒有歡樂」的隱居生活，都是他尋

求解脫的嘗試。天才的哲學家情願做一個鄉村教師，但那裏的同事卻對他保持距離：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知識分子從軍上前線，他的戰友們卻認定這不過是一個荒唐的無聊；他想躲進邏輯的世界，然而又陷入神秘主義。

筆者在維也納郊外看到一所維特根斯坦親自設計的房子。它的顏色在淡粉與乳白之間，造型簡潔，線條清晰，質樸而精緻，設計簡單而合理，但絕不舒適，不會使並非不朽的活人感覺舒適。它是《邏輯哲學論》的一首建築學的詩，是維特根斯坦有形的思想。關於它，維特根斯坦自己說：「它是一絲不苟的精細與優美格調的產物」，但「它缺乏真正的生命、野性的生命，即要宣洩自己的生命。人們可以這樣說，它缺乏健康」。這是維特根斯坦的紀念碑，以邏輯與道德為終生的追求與責任，一位嚴格的理性主義者，一位深具倫理與宗教熱情的禁慾主義者，一個不能與自我達成諒解的人，一位天才的邏輯哲學家 and 一個不健康的人。

維特根斯坦一生都處於與自我的矛盾與掙扎之中，一直在不斷地以各種方式尋求解脫。他想躲進邏輯的世界，然而又陷入神秘主義。

#### 註釋

- ① 本句引自命題6.52。
- ② J.N. Findlay: *Wittgenstein A Critique* (Boston, 1984).

還學文 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86年獲聯邦德國雷根斯堡(Regensburg)大學哲學碩士學位，現為哲學博士候選人，主修分析哲學。